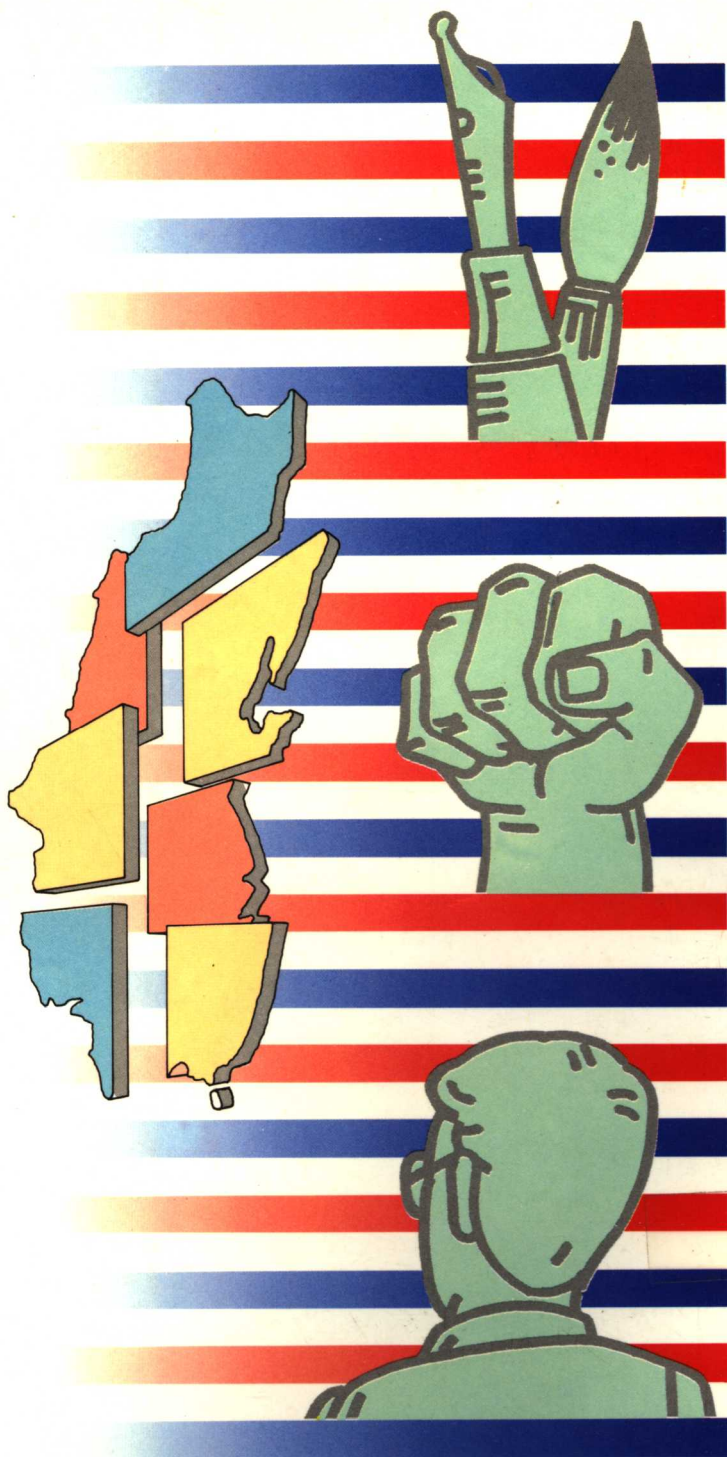


文學・政治・知識分子

● 邵玉銘著



I20
S47

聯合文叢 012

●邵玉銘／著

文學・政治・知識分子

聯合文叢 012

文學・政治・知識分子

作 者 / 邵玉銘
發行人 / 張寶琴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六樓
電 話 / 7666759・7631000轉672
郵撥帳號 / 1150424-4聯合文學出版社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

印刷廠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 話 / (02) 6422629

出版日期 / 77年1月15日 初版
77年12月1日 三版
定 價 / 1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給 內子秀菊
她是最了解本書背景的人



105
H. 105

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智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到達之時。這個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
《新月》二卷十期（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序

一

人是經驗的動物，我自不例外。

童年的時候，常聽家父說起，抗戰時在後方求學的東北青年，每唱「流亡三部曲」，都會泣不成聲。由於自己也出生在東北，幼年也曾流浪逃難，對當年知識分子這種國仇家恨的情懷，一直有著一分深刻的同情與感佩。

民國五十四年赴美留學，恰逢中共掀起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外加上美國校園內外反對越戰的狂飆，從中共的「東方紅」，到美國著名反戰民謠歌唱家瓊貝絲（Joan Baez）的「花落何方」（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對於一個剛從台灣來，在國家、家庭與學校呵護的「溫室」中長大的年輕人，當時的衝擊和感觸，實在很大。

從此我也開始邁入一個「尋根」與「寄情」的心路之旅，繁繁心懷的問題是：中國從何處來，又將往何處去？

民國五十七年轉入芝加哥大學，這時「文革」與反越戰之浪潮更形洶湧，不少中國留學生與已就業的華裔知識分子開始左轉，至民國六十年秋之釣魚台運動時，達到最高潮。到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尼克森、季辛吉訪問大陸，美國與中共關係日漸熱絡，這時部分留美學人向大陸「回歸」與「認同」的風氣更形瀾漫。在這整個浪潮之中，我內心遭受很大的衝擊，也見過不少場面：其中之一是民國六十年九月密西根大學的「國是大會」。那整個大會的氣氛和論調，似乎可以說是「反對中共即是反華，反華即是漢奸」，知識分子民族主義情結發揮到此等極致，已不止使人氣結，而是令人感到悲從中來。

在芝大求學那四年（民國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常聽另一道上的朋友，言必稱魯迅，道必尊毛著，我為了給自己尋求答案，有時也為了「應戰」，遂將讀書時間重新分配，一半保留給多年一直攻讀的國際關係；另一半則在中國現代史與中國現代左翼文學方面下工夫。本書中一些文章就是那時讀書的心得。

離開芝大後的十年，在美國兩所大學教書，對於現代中國文學、政治與知識分子三者及其相互關係，一直未停思索，對於旅美華人的生活，也體會更深。

民國七十一年舉家回國，這五年來國家各方面變化既大且速，知識分子紛紛建言論政，氣象一新，個人又增多一些感受。

二

這本小書，就是記錄個人過去二十餘年來，對現代中國文學，政治與知識分子的觀察與省思。因為有過刻骨的痛苦，所以才寫出一些呻吟；因為經過多年的思考，也就有了一些不肯妥協的堅持，這些都包括在本書之內。

第一篇雜文是民國六十年釣魚台運動在美國如火如荼時寫的，最後一篇則是回國服務五年，國家解除戒嚴之後定稿的。由於本書所收各文，多係十餘年來各處即席演講，時間相隔甚長，不易記憶，內容難免有重複之處，為說理清楚與存真計，決定不予修訂，尚請讀者見諒。

全書所環繞的主題雖是文學、政治與知識分子；但是真正要問的還是我二十年捫心自問的：中國自何處來？又要往何處去？事實上，這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思考的問題。

文學，應是怡情養性；政治，應是民胞物與；知識分子，應是社會良心。這三者美滿的結合，應是一個「理想國」的出現；但是，一旦互不協調或各自出軌，則蒼生蒙塵，國運顛危。

三

最後，還要強調的是：人既是經驗的動物，由於經驗因人而異，所以感受不同，有時也許會失之主觀或有些偏見，因此對這本小書，也請作如是觀！

謹以十二萬分的至誠，將此小書呈獻給我的前輩、同儕與來者。

作者謹識於台北市

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言：本書之能夠彙集成書，必須要謝謝幾位朋友，沒有他們的邀請演講，刊登與協助，這本書是出不來的；他們是《聯合文學》的張寶琴女士、痘弦先生以及吳鳴夫婦。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林德昌先生在文字整理上也幫助很多。還有，張繼高先生的長信與短評鼓勵，也是非常可感的。

邵玉銘 嫩江省蘭西縣人，民國廿八年生，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美國佛萊契爾 (Fletcher) 法律外交學院碩士，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印第安那州聖母大學歷史系 (民國六十二年至七十一年)，民國七十一年底返國，歷任「亞洲與世界社」主任，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現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著作包括中外文數十種，有《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國史與國事》、《國際局勢與中國前途》等。本書為其最新著作，內容乃探索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與思想，以文學的角度貫穿政治、歷史、民族諸層面，見解獨具，為有關知識分子問政與論政之卓越新著。

文學・政治・知識分子 ● 邵玉銘 / 著

聯合文叢 012

封面設計 / 黃憲鐘

目次

●序言

1 ●論阿Q式的「革命青年」

9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功過的檢討

21 ●現代中國文學對政治的影響

49 ●知識分子、政治與革命

——與美國荷蘭德教授談話紀要

69 ●文學著述的角度與情懷

87 ●試論本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問政之立場與態度

107 ●風骨嶙峋一代典範

——我對梁實秋先生的感佩

論阿Q式的「革命青年」

作者按：民國六十一年釣魚臺運動在美展開，時作者正就讀於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同其他留學生一樣也捲入了這個運動的潮流，當時鑒於不少海外青年為了一個狂熱的愛國理想，竟走入左傾之歧途，內中包括身邊同學，有感而發，草成此文，發表於一留學生刊物之上。由於對自己而言，這是一篇有紀念性的文章，故收入本書，算是留學生涯的一點浮光掠影。

很多中國留學生到了美國以後，思鄉念國之餘，對於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難免多想了一想。而其中對政治較關心的人更是進一步想教育自己。在讀了殷海光先生的著作，自由中國及文星雜誌以後，覺得意猶未盡，開始閱讀過去大陸時代的作品，譬如老舍的《駱駝祥子》，錢鍾書的《圍城》，巴金的《家》，以及魯迅的《吶喊》及《彷徨》等等。這其中最受歡迎的當然是魯迅的作品，因為它們對中國人性和社會的黑暗面描寫得最深刻。於是這些人在對中國的一切「徬徨」之餘，一有政治風潮（像釣魚臺等運動）來到，便開始「吶喊」起來了。這種現象，實在說起來，是好的。因為一個國家的青年對自己國家的一切若不去研究和深思，並進而求改革，這個國家還有前途嗎？筆者對於這些朋友在內心原是很尊敬的，但是在看到有些人在這一、二年中所表現出來的行動，則不得不提出幾點想法來討論。

第一，很多人都欽佩並同意殷海光先生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及想法，但是這些朋友為什麼沒有那種反共的精神呢？你們能想像殷海光先生去奉毛語錄為聖經，以唱「東方紅」來滿足

民族情感嗎？

第二，這些人看了魯迅的作品，當然為他那犀利的筆法和作品中反傳統反黑暗的主題所感動，但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也要有能力用批判的眼光來看一個作家的作品。魯迅在攻擊中國不良傳統，在暴露中國人性缺點和社會黑暗上是很有成就的，但是他的成就可能也就止於此了。他只是攻擊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對中國的未來並沒繪過藍圖，並沒有太多的想法，這也是為什麼他的作品中有很深很重的悲觀和虛無主義的傾向，關於這一點，凡是研究魯迅作品的學者都同意（如曹聚仁、夏濟安、李歐梵等人）。因此魯迅不像胡適，胡適曾經提出很多較具體的意見。例如他主張改良教育，主張獨立思考，主張好人政治等等。這些建議雖不能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一切問題，但是他這些建議總是建設性的，都是建設一個富強國家和達致民族成熟所必須進行的事，胡適也攻擊了中國的傳統，但是他更樂觀地為中國的前途有所設想，這就是胡適在思想上比魯迅更高一層的原因。但是今天許多人只知拜倒魯迅裙下，而不知魯迅之缺點，不正表明我們仍然不能作獨立的，批判性的思考嗎？說來可憐，胡適幾十年前的藥方竟然還適應在我們身上。這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我們的思想形態仍是在極幼稚的階段！

談到魯迅，再想到今天的「革命青年」，由不得不想起魯迅在《阿Q正傳》中的一段話：

阿Q的耳朵裡，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裡來的意見，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嚮是「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吧！」阿Q想「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假如我們把文中的「舉人老爺」，換成所謂的「美國佬」，把「未莊」換成「臺灣」則大約可描寫出一部分今天在海外走左派路線「革命青年」的心理狀態了。這些人在海外受了「美國佬」的氣，只好像小孩打架一樣，回家去找大哥來助威，因此不管中共這位大哥是什麼樣的大哥，只要能為自己出氣就行。同時若是自己當年在臺灣受了點氣（如李我焱之曾被關於火燒島），一見自己走親共革命路線，竟使臺灣某些人士為之緊張不安，更有一股快意。不過走革命路線走到這種阿Q式的境界，也是夠悲哀的。試問這些朋友中又有幾個是真正研究過共產主義，或者是對毛澤東思想有過深刻研究因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呢？當然筆者承認今天的「革命青年」不都是基於這種心理而如此的，其中還有不少理想分子，夢想的人（dreamer），和強烈民族主義者在內，但是這些人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今天的「革命青年」對中共抱有狂熱的想法，以為中共所走的路線是對的，認為中共將給中國人民帶來一個「理想國」，一個黃金的世界。我們又何嘗不想見中國富強？只是我們對中國未來前途更加關心，對於未來民族發展更加審慎，因此我們不得不將我們同樣狂熾的民族情感壓下來，而以理智來判斷中共政權的一切，而我們所得到的結論跟這些朋友所得到的相去甚遠，這是為什麼我們無法和他們一起「徬徨」和「吶喊」的原因。

魯迅在《野草集》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話：

我有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裡，我不願去；

我有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

我有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

當時的「革命青年」對於魯迅這段話中的最後一句特別不滿，因此攻擊他的悲觀和虛無。
魯迅反駁說：

但我倒先要問，真的只看將來的黃金世界的麼？這麼早，這麼容易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人們，可仍舊有些不確實，在我看來，就不免有些虛空，還是不大可靠！